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此者，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于一處，綴列于譜牒者，則燦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卽將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者，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鄆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鄆，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玉鄆人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

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

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

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

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

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

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

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為律令以禁戒之也。以上

宗法及無子立後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也記奠繫世辨昭穆

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

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

知其世序

儀禮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牯乾雉也左頭奉之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

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

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

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

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

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

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紹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贊也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固拒如此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

方慤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所謂不齒者李氏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而居於其上也

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燬宮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爲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

之身計衰者爲之老計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爲之後計而又時修諜譜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

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萃王假有廟

渙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

遂也

類于上帝

禋

精意以享之

于六宗望

望而祭之

于山

川名山徧

周也

于羣神

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其本木
原本知原
禮可以議

何也。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羣祀以為一體。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為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為正。其禮雖為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也主敬民，罔非天胤也嗣。典祀無豐于昵。也近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有過豐，即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也盛禮祀於新邑，咸秩也序無文。

祀典不載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刑王曰：乃命重也即義黎也即和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也顯明棗常也尋常，鰥寡無蓋也無有蔽蓋。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契菜事魔，元之彌

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為祭祀

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

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

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

也。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示與祗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行帑國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八編卷第 卷四十五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

肆師

陳列祭祀之官

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

長貞正也。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

六曰筭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若翦氏以攻。說禴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

履也。阼主階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

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猶躋而行事紼索也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卽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為後世人君往往於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儉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受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下皆知服行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禮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私禱不麾。快也蚤。不以先不

樂葆。猶褒也大。不以褒大為可樂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澧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挾，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澧曰：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于以已，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辟讀爲弭。

陳澧曰：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去聲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嗜同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隋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記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言祀節乃夏之後自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

謂齊宮

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庀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熹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上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燔燎三者祭天神也。血祭，狸沈，鬯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

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雲，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人，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同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祭以格神
邪非漫語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皆戾既曰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祀天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况燭家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威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誥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祀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柷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革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以用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况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以日爲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臣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于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各官于齊，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澹曰：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卽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譜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園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燔燎爲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卽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

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積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猶用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

稷牛惟具

陳澧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

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謂設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為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為巾纂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涖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則是在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

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

而上下一體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

齊成而紅赤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旨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鼐桴杓

陳澔曰大羹者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為覆鼐桴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我盛于豆木器以于豆于登薦人美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

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

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

藝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馥

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

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器以象天地之性也

筦簞之安而蕭越音活藁鞞之尚明之也以上祀天之器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宏深密也於緝繼績也

熙光明也單厥心肆其靖安之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

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

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

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三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爾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爲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祀天上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
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
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
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
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
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
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
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
上且不可况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
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
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誘爲異教之徒自相崇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敬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

言以父祀天之禮始于周公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為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

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雪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園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朱元始故事為圓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墻。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漢家六禮
潦草極矣
此事不得
歸谷賈生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漢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兩漢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亨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
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
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
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
行事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
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
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
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
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
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
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
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
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
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
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為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為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缺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赫陰補賜賚

一切革去。以上唐宋郊祀之禮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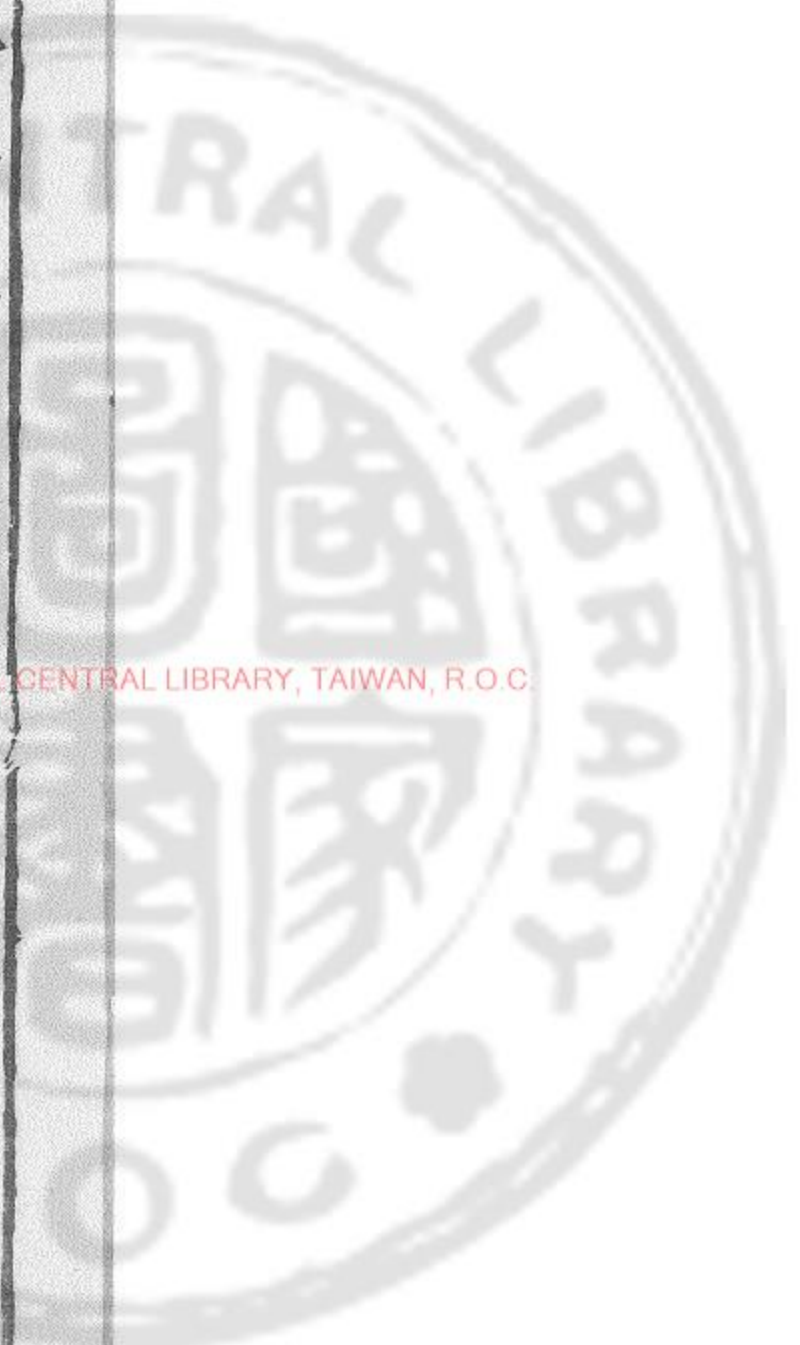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

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歎穆深清清廟肅也敬雖和顯明相助

濟濟多士之執事秉文之德對越於在天駿大而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本無射於人斯語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

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

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

而不及乎他云

詩雖頌有來雖和至止肅肅敬相助維辟公諸天

子穆穆天子於歎薦廣牡大相予肆陳祀假大哉皇

考文綏安也予孝子武王自稱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卽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吳澂以肆獻裸爲禘饋
食爲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旣裸而獻有薦腥
禮旣薦而肆有薦熟禮旣肆而饋有饋食禮非
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
於禘祫爲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
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
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昭之

臣按周書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卽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遞遷至懿王時則文主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主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章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與特禘禘禘禘嘗禘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禘當爲祠禘當爲禴禘謂各祭於其廟禘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况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禘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况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雝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爲二。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處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卽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為之在室設之室內而近北醴酒之一宿者醎卽盎

在戶設之稍南而近戶粢才細反齊卽醎在堂設之在堂澄酒卽泝

在下堂下陳其犧牲備其粢粢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

其祝為主人告神之辭嘏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

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

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造也其祝祝號美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腥取血及毛腥

其俎以生肉盛於俎熟其脩醢薦薦血腥時用醢以獻薦其

燔炙燔肉炙肝君與夫人交獻以嘉嘉善死者是謂

合莫求其契合於冥漠之中然後退而合亨合而烹煮之使熟體其犬

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

謂大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禮器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

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鬯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

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而鬯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澹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誥，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灌。灌地用鬯。以秬黍合

之臭鬱合鬯。鬯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灌以

圭璋。以圭璋為贊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香蒿合黍稷取此蒿及牲之脂臭陽達於牆屋使其氣
達於牆達於牆故既奠然後炳燒也蕭合羶馨也羶黍稷凡祭
慎諸此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
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秬黍和鬱金香爲
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
及脂骨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
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羶薌之臭以通神明
薰蒿之氣

詔告白祝於室取牲之腍骨燎於坐尸於堂灌鬯之

戶西南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止祝于主索也祭
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
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爲正正祭之時祝
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
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
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
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爲祊也
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于神禮者非止於

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蕭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澧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
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
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
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
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
肆禩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
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禘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禘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

大祫，則此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墀。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牲祭，夏秋冬則禘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卽釋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

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卽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配食其左太祖太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旣與廟

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
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協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
亡如事存之心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位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心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爲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足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而樹之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牢圜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曆上戊爲是。況所謂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爲官府祭社宜用仲月土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爲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用上戊哉！秩之爲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慈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

祭法王爲羣衆也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配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養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澧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榮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遇雪霜風

雨之不時則又榮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飊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同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飄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雷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旣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益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
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
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
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
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
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
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
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
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霈旣祀夫雨而獨遺於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涖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山林曰貍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 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吳澂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栢泗源自沈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澧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夫宋都下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城。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

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音河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祭境界內山川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

武帝

以霍山遠以霍山代之

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所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是爲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

以上山川之祀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旣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屬也 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

以上城隍之祀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燾之名與祀始見于此此言旌燾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輒行之祀也是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曰秦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厲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厲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稼穡之功

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表標表田畔相連啜造為郵給

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貓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坊堤也蓄水亦以澆水事為農事也曰祝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地水歸其

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起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

也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

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貓虎為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

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啜禽獸曰

八篇類纂

禮書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猫爲其
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猫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
不止猫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母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旣蜡而收民息已
故旣蜡君子不與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
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
興之始旣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
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

禮類 秩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周也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

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吳徵曰貍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牲玉沈之。鬻辜者，披牲胸中曰鬻。磔之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豕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
一心者。然其中或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
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
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
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

郊廟旣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或

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典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
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
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
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
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
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
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
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克掃除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
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
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採樵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宋溫篡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
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
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
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
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
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
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
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
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
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
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
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
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
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
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
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
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母淳于緄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贖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贖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爲萬世法矣

以上忠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峙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

謂庶人之

家尚不欲絕種祠

繼嗣所傳祭者

况於國乎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今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款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肅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小正元日舜格于上帝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卽位故得王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邠

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邠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于部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官觀諸陵紹興兩贊官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望而秩

辨帛祝號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入祭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廟用特特牲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陳澔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爲巡守也以上巡守祭告儀

古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為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未遷主乎。以上營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赤一

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

中裸灌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未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大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編也來宣布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也開也敏戎漢也公功也用錫爾祉賜也爾圭瓚一也也尊也

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北面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

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闕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

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齋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禩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祭肉戎有受脰宜社之內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兵戎之祭則有受脰此是交神之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

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

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

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太雩之祭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時是維姜嫄。高辛氏妃生民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郊禘也以弗弗之言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武迹也敏姆也攸動也介大也攸止。載震娠也載夙肅也載生。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侯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韉引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澔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為祠禖祈嗣之候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禖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禖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

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四鎮

臣按旅者合眾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

四望，則眾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祇凡天地之

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

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伯為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繪，四曰禳。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禱若國之

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禳若春秋祭禳之屬。

梁王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重人絳人乘重載之車者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縵。車無文

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修文辭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

大道不諂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禁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珪璧所乃告

大王王季文王史大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遘

遇厲也惡也虐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也元也子之責于天以

旦周公名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也祠報福也之

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

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

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

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禴禳無不與

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禴

禴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

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

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儒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也。以索也。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讎。音那九門磔。裂牲謂禳除禍

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讎，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讎，傍磔。

陳澧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春命國讎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讎者，此爲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讎也。季春惟國家之讎，仲秋惟天子之讎，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讎也。傍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讎，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煎黃
門令奏曰候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候子和嚙呼
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逸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雒水中

臣按讎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讎則通上下行
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
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徧盛不能無
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
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
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
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
大讎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

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舍音釋采讀為樂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二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

始立學者，既興當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儼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澧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興，塗釁既畢，卽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又釋菜，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則此釁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

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爲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貞觀三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會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命語之有
命如此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沐浴今乃俱在脩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盖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王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
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庚
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
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
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邠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之圖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謚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視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陳錫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官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入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顥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魯國復聖公會參鄒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

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會稽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簋籩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簋籩悉代以甕器

臣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旣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能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

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嘗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澂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議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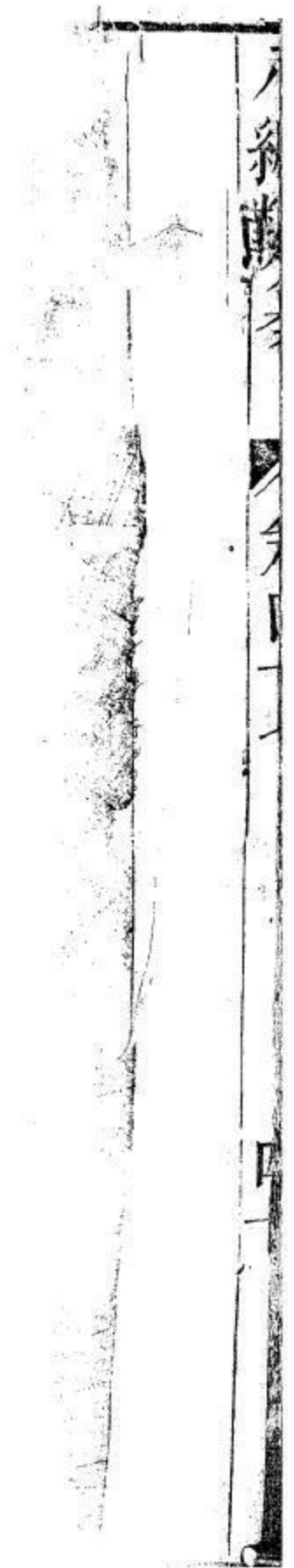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禾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睦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

徒掌教之官敬敷布也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淮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擾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虺暴八日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言凶軍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

大韶大夏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濩大武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教象之法

于象魏雉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旬而歛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八經類纂 卷四十八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澂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

孤獨以逮反也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擇不肖以拙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聲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

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

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

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爲示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

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
其傷怨刺之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上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臣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
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
禮犯分之爲此垂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也

剛而無與母同虐簡而無與同放詩言志歌詠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棫樸詩曰倬大也彼雲漢天爲章文章于天周王壽

考與何同遐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
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早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有德小子童子有造為古之人無斁譽名也髦俊也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倫也鼓鐘於樂辟壁也靡通也

朱熹曰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亦君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矜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樂泮水泮官之水薄采其芹魯侯戾也止言觀其旂其旂飛揚也鸞聲和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

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未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濩。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鱣罰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罰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巨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其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宗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羣后謂諸侯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音效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教春

夏學于

盾也

戈

句于

秋冬學羽

翟雉屬

籥笛之屬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于大胥贊

助也

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如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

胥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

王者建

立也

國君

長也

民教

立學

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

遂

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
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
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
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上著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別其趨向
三年視敬業於所習樂羣於朋徒五年視博習不
程度為親師於訓誨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取友擇取益者
限制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
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宵雅雅小雅也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四官其始也

敬道藝三詩取居官受汪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

之美誘其初志以遜順之心夏楚二物夏椶也楚荆也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

禘五年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優時觀而

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幼者聽而弗問聽受師說

無有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秋冬教四時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搏依廣求理物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雜服冕弁衣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即三者之學不能樂好也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吟諷其佔視也畢簡也多其訊問也及于數

止所言不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悖。其求猶責也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

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

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

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頽墮者

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

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

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卽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入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議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

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
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
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
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

也節言分限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厲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也格如地之堅

凍難入而不勝不能承當其教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

施謂躑躅等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多餘者

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倏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

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

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

又曰養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非理財之
地

人焉負象 禮曹 十一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漢議如此
非後世會
議比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進。

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諫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牒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頽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謙抑也志務專力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修乃衆

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

耳之間財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爲不少矣一闕同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箴也。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謂著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宰天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竝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矧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篳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比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奉。以律為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

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左氏傳成公十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而顯義志也。

而晦謂約言以記事婉曲也而成章篇章盡而不汙謂盡其事

實無所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賦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可爲大宗
可爲大戒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
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惇頥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頥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
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
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
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論春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爲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禮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必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迹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

失言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以非禮導其上也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芻藩木槩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關文軍司馬有省文遂大匠有互見

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有豫設凡千里

封侯八伯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綱者

四雨為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有常

行者垂法象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今觀諸經

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

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

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

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

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

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髦翦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備所畏哉！周公之制，有以維持之也。此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烟而廢食。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

以上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
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
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
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
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
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
士刺經作臣竊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
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
詳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
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
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
註總四十九篇以上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
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
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
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
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遠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
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
以爲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荀况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
外者乎苟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
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
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
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以上論語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
其所以差也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爲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以上大學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以上言中庸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以上言孟

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熟讀此萬世可無黨禍不黨只是不同黨只是強同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禮類 崇教化

同是以上云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蘓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武帝卽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卽得董仲舒之真儒者仲舒自以是爲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爲矣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

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績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其間不能無繆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歐陽修曰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曠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旣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爲九經正義所載旣博

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正議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今後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詁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

植也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猶賜糜粥。糜亦粥也飲食。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狻狽。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口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

袒而割牲。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酌。食畢以潔

冕而總干。總持于所立于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聖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螿而始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服都紵大

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膾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儆戒書於席之四

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抹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萌以上尊敬師儒檀弓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

是孔門語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旣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卽拜奠於祠前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鞞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鞞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爲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旣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磨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書聖道如何以上褒崇先聖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技

翼其惡黨以爲自巳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世罪人豈宜從祖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
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
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邾國宗聖公孔
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
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
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
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
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

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

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
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聖先
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
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
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
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
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
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
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

可與郊祀
罷賞餐並
進不朽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

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

何足道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

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小曰羊大曰也羔羊之皮

所以素也白絲五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

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

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

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

節儉正直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邢作孚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恣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

十二年世

父子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
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傲而四方爲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動勦矣民
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又曰資

資財也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挈昧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維以繫船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觀示之使欲天下其慕欲也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癘也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

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

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

民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者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勤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爲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爲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爲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爲顯官哉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尚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

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判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願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仇覽爲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嘗覽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不義。吾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卽造爲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廟爲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誠妄起風。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爲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木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爲學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

常衮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衮卒閩人以衮配享于學宮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塋琦爲買田封樹刻石著令使得塋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
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
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劔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
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
往溺之建劔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爲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